

# 卷一百九十七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一百九十七  
 內容分類 史 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諸卿下 附

奉禮郎 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 廩犧 汾祠 太公廟等署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 主簿 掌醢署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丞 署 簿 公車司馬令  
 守宮署 簿 武庫署 武器署  
 丞 署 簿 公車司馬令

丞 署 簿 崇玄署  
 丞 署 簿 崇玄署

丞 署 簿 乘黃署  
 丞 署 簿 乘黃署

丞 署 簿 典牧署  
 丞 署 簿 典牧署

丞 署 簿 評事監  
 丞 署 簿 評事監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  
邊防十三北狄四

高車

稽胡

突厥上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  
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特有  
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  
律氏解批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  
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  
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  
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穴經時不

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復來或是天取我  
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  
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督管每種各有君長  
爲性麁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聞無行陣  
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蹠躡蹠音  
躡音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爲榮俗無穀不  
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卽主人延賓  
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  
婦歸旣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群揀取良馬俗不潔  
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  
歲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

說祝似如中國被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持  
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  
戴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  
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劍拔稍無異  
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大  
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  
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  
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  
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鹿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  
狼山又大破之又自散髡水西北徇畧其部破其雜  
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

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巴尼波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喻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婁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噉啗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犄角相接今高昌

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群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

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靖帝時爲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爲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卽後魏之高車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定昌化郡安以東今定安郡是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

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服皮  
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  
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  
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恐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  
列於編戶然輕其徃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  
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  
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  
後爲齊神武所滅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  
保郝狼皮延州今郡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  
素德共爲影響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  
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

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稽胡乘間竊出盜  
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  
憲爲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  
那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茂虔都虔姑臧阿史謂之北涼爲晉所滅阿史  
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黎黍俗呼兜  
黎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隣  
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  
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

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  
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  
後狼生十男長大外托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  
卽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  
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  
大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  
所生也謗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旣別感  
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  
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爲主號爲突厥  
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  
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

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

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

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

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

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曰可賀

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

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

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

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

始波羅亦呼爲英賀弗肥麓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

器也似角而麓短體貌似之故以爲號此官特貴唯

其親子弟爲之又謂老爲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  
爲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官也謂黑色者爲  
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者年者爲之謂髮爲索  
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爲匐你熱汗  
熱汗掌監察非遺釐整班次謂肉爲安禪故有安禪  
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隣狼名也  
取其貪殺爲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或有豪家大  
姓相呼爲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爲遺言屋可汗也木  
杆可汗土門之子名俟  
斤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  
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噉東走契  
丹北并契丹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

至西海萬餘里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  
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昇  
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  
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  
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瞿亂不能詳定多少大臣  
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  
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設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  
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  
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  
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  
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

月將滿輒爲寇鈇其刑法叛反殺人者皆死淫者割  
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  
折支體者輸馬盜財者償贖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  
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務面  
且哭務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  
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然後始坎而瘞之於墓  
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  
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  
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  
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  
集他人以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

迥出上無草樹謂爲教登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

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艸青爲記男子好樗蒲女踏

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

魏請誅蠕蠕主蠕蠕事具蠕後周武帝納其女爲后至他鉢

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爲爾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

俟斤即木杆可汗也統其東西又以其弟但釋可汗子爲步離

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釋內天反控弦數十萬中國憚

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繒綵十萬段

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

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

爲大可汗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



鉢略理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  
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  
可汗子各承父後你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  
以爲阿波可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  
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  
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竝遣之突厥大怨俟斤賀燉  
周越王之女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衆爲寇控弦三  
十萬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並今六畜咸盡隋  
文帝以河間王弘高穎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  
走時虜飢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死者極  
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

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

即西突厥步迦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

攻於是分爲東西部自此分爲二國焉迭相侵掠沙鉢略因

擊阿波爲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爲擊阿

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

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

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土

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

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

無二日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

道求爲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直奉表以聞後卒帝爲

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波生擒之既

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穎進曰骨肉相殘教之

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頡伽施多那都藍可

汗沙鉢之子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

汗名雅虞間時突厥可汗居北方沙鉢略之子

各染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

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

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

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雅虞間怒曰我

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雅虞間

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

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

豆啓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築大利城

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

歸之甚衆雅虞間又擊之帝後令入塞遂於河南在

夏勝二州之間朔方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

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雅虞間頗

破之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

勒所敗并奚霫五部內徙霫先啓人遂有其衆煬帝

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

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

萬段帝親巡雲中汧金河在今榆而東北幸啓人所

居今在馬邑郡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郡

禮賜益厚及始畢可汗名世訖也立因事怨恨不朝

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

寇圍帝於鴈門今鴈門郡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及

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衆又更強盛勢陵中夏

迎蕭皇后置於定襄今定襄縣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

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

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

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天唐起義

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遣特勒康利獻

馬千疋會平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

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勒

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

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

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

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質反

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

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始畢之弟又以隋義

成公主為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

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使舍人鄭德挺往弔

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

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正

道爲隋主其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  
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  
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  
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  
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  
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  
苾是爲頡利可汗啓人弟文納隋義成公主爲妻以  
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  
染于本突利可汗令  
更稱突利蓋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  
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  
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階平涼郡

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  
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  
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文說頡利遣長遜入  
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  
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  
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  
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  
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  
共攻鴈門定襄王胡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  
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胡  
大恩奏言突厥飢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

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  
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  
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兵圍之大恩敗績沒于陣六月  
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  
萬騎南侵至于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  
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  
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  
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  
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  
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  
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

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  
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  
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  
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  
宗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  
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  
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  
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  
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  
寇武功京師戒嚴巳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  
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

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  
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  
我與突厥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  
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  
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  
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  
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  
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  
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  
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

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  
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  
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矐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  
意乘其不圖虜入旣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  
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月頡利請和詔許之  
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  
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  
而陛下不以為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  
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  
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  
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况

虜一者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  
甲韜戈哨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  
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  
利所掠中國戶口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  
陀廻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  
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  
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  
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  
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  
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  
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其革歲動國

人患之諸部携貳頡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  
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  
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  
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  
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  
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  
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柰特勒等並率所  
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  
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  
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  
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

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眾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麀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



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厥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未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



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爲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之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旣困窮之後乃投於我我今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未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

九太宗爲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爲碑文其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

人猶於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失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隋室早得伊吾今伊兼統鄯善且夫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曰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未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旣不能得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

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五疋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我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倖之充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隄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

通典卷百九  
負之心若遣何徐究則乖物性非含育之道秘書監  
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且  
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以  
遣還河北居其本土彼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  
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  
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柰何以內地居  
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爲膂  
肘甫爾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  
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  
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  
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

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背叛徵又曰晉  
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  
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  
覆車殷監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  
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  
類突厥餘寇以命歸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  
之教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人選酋首遣居宿  
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  
藩翰終乎一代俱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  
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  
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

通典卷之三  
衆自結社率之及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  
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  
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必可汗賜  
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  
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  
歷處羅頡利代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  
德初數來朝貢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  
中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  
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  
土南至于太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爲種落  
初集集薛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

陀書曰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  
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  
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  
今戶口羊馬日向孳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聞即  
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陀日月在前今突  
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  
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即將兵各問其罪此  
約旣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  
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齋冊書就思摩部落築臺于河  
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  
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

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  
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蓄輕騎伺至而  
擊之太宗遣使勅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  
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  
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  
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  
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  
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八

邊防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  
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  
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率所部歸於延  
陀爲人勇烈有謀畧頗爲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  
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  
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  
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  
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二年遣右衛